

伊洛淵源錄

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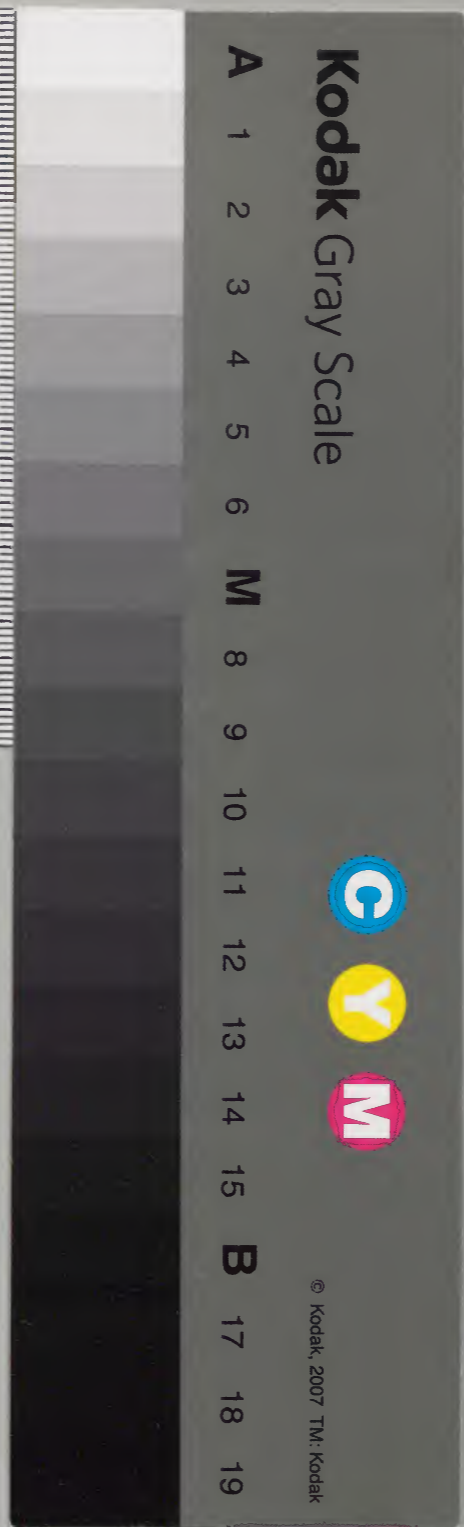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書
四	門
二	
八	
六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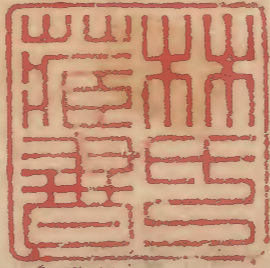
交	五	漢
函	一	書
木	二	
六	六	
架	冊	號
類		

傳記 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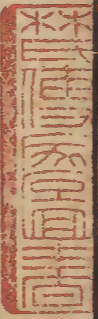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6
冊數	6 (1)
函號	287 121

287-121





重刊伊洛淵源錄序



伊洛淵源一書考亭朱先生輯錄周程張邵四先生及其門人之言行政事者前元時大叅蘇天爵嘗鏤板於鄂具二庠鄂板蓋至正癸未吳板則至正乙丑去今幾二百年世異時殊卒無全板故其爲書學者罕見予近得二程先生遺書已刊行於世然以不見此書爲恨今年秋四明楊解元守陞偶獲全本欣然持示蓋吳板舊物真希世之拱璧也然亦間有剥落無可考證已而同寅右布政使祁陽甯公元善適得善本於編脩南昌張先生元

前序
禎以世罕此書托以刊行予因與元善躬自叅校
付之梓人不匝月而訖工嗚呼文者載道之器道
之在天下者未嘗泯故載道之書亦未嘗亡也伊
洛之書當時師友淵源之懿在焉孔孟千載不傳
之緒在焉矧經考亭先生手自編摩皆其精神心
術之所寓者譬之龍泉太阿雖埋伏豐城而其祥
光異氣上干斗牛自有不可掩者然自宋淳熙至
今凡三百年其間荐經兵火而此書歸然如魯靈
光獨存者謂非有神物護持不可也迺今復大行
於世雖其理之必然然亦豈非學者之大幸哉伊

洛之道有元諸老序之已詳後生末學固不敢伸
喙其間姑識得書之由於右抑亦考歲月云

成化癸巳冬十月既望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孝感張瓚謹識

伊洛淵源錄序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
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
於春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挈維發鑰啓鍵曰
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
體用動靜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春
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
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
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
絕學辯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

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風
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
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
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
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
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
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
源也嗚呼盛哉

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唯謹既而歎曰
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乎時

湖北道貳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不
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銀於鄂宮嗚
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
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
者亦可以見大意矣至正癸未十月朔後學昭武
黃清老敬序

伊洛淵源錄序

伊洛淵源錄者新安子朱子之所緝也朱子既錄
八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張邵遺事以爲是書則

汴宋一代人材備矣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於憲府諸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間嘗誦程子之言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誅於權謀功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以不明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圖書闡發幽秘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

其極張子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煥然復明于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爲訓焉其有望于天下後學可謂至矣蓋自古爲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徵覃懷許文正公爲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當時學

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于
聖世蓋有所不可及焉逮

仁廟臨御肇興真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
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
為主定為

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是則

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者其
功用顧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
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實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為
決科之計而已嘗即是書而攷之謂人君當防未

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
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謂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
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
善莫不皆可以為法焉讀者能即是而求之本乎
聖賢脩己之學自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
賢治人之方必不誅於權謀功利之說庶幾先儒
次輯是書有望於後學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
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

異懦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
 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效
 可得而致矣至正癸未十月既望後學趙郡蘇天
 爵書

伊洛淵源錄目錄

卷第一

濂溪先生

卷第二

明道先生

卷第三

明道先生

卷第四

伊川先生

卷第五

康節先生

卷第六

橫渠先生

御史張戩

卷第七

侍講呂希哲

內翰范祖禹

學士楊國寶

給事朱光庭

卷第八

博士劉綱

校書李籲

寶文呂大忠

宣義呂大鈞

正字呂大臨

卷第九

博士蘇軾

學士謝良佐

察院游酢

卷第十

文靖公楊時

卷第十一

起居劉安節

侍講尹焞

卷第十二

學士張繹

殿院馬伸

學士侯仲良

著作王夔

卷第十三

文定公胡安國

卷第十四

端明王巖叟

承議劉立之

林大節

張閔中

馮理

鮑若雨

周孚先

唐棣

謝申

潘旻

陳經正

李處遜

孟厚

范文甫

暢中伯

李朴

暢大隱

郭忠孝

周行已

尚書邢恕

伊洛淵源錄目錄

伊洛淵源錄卷第一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
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順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
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
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
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
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
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
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
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寧熙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
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
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
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
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
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嘗舉
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

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
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
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
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
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
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
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
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
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
以汙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

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
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
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處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
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
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
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
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
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
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
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

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餽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
以爲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遠意
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
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
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
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
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
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

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

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

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洞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

問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

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温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

庭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

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

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

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

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

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

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

鄉關在目中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為賦詩皆

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早王荆公

卷一
五
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
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伊洛淵源錄卷第一

伊洛淵源錄卷第二

明道先生

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
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
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
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
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
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
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

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
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欽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
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欽人皆驚異數歲誦
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
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
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
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
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辯爾問兄之子曰
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

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
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
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
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
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
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
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
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
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曰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

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歲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竒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後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後乃治軍法也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

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

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更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雜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

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

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
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恣
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頗求對來欲
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
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
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才為先生不飾辭辯
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
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
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
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

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
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
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
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
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
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
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
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
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
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

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黜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

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其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

卒之濱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
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
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
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
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赴
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
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
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
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以爾曹以身扞之衆皆感激
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汨

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
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
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
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
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
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
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
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
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

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

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

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徃徃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移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

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以爲宗正寺丞未行

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特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

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
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
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
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
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
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

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
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
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
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
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
各克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闖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
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

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

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子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一本有三字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願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跡述其道學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

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

異

一作

質明慧驚人年數

歲卽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鄆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

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且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

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
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
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
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嘗
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
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
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局以
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
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
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

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
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
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
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
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
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卽位以
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
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
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窬妄作
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闕榛穢開

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
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閩者蓋鮮况堂奧乎先生德
性充完粹和之氣溢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
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勃忿厲之容接人溫
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
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
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
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
不復萌于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
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

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
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
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
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
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雖愚不
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息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
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
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
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
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

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
人高爽有竒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
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
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立之從先生
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
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
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
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
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沛國朱光
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

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
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
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
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
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
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
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
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
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

要不忘脩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
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
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
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
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決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
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
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
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
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
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

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
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
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
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
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
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
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為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

不稱先生咨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
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
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爲一
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籟又如何哉旣不用於
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
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
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
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
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
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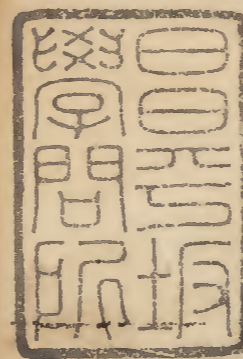
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欽衽而誠
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
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
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
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湏其來將大
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嘆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
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
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
政下令不出房闈天下固已宴然方大講求政事之
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

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埃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見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間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䟽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鮮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

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
 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
 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奧一
 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
 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
 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
 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
 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
 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錄卷第二



2

2

